

青鸾
爱小说

桃桃
一轮
著

人气天后桃桃一轮年度虐心悲恸力作

千万读者笑中带泪强力追捧!

那个背负着惊天秘密的女子，那个情深似海的男子，
注定的相遇，缠绵的爱情!

瞬间 花火

Shun Jian
hua huo



江西高校出版社
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

瞬间 花火

桃桃
一轮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瞬间花火 / 桃桃一轮著. —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5493-1444-7

I. ①瞬… II. ①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08094 号

瞬间花火

桃桃一轮 著

责任编辑	邱建国 陈启辉
美术编辑	杨 青
排版制作	邓娟娟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邮政编码	330046
总编室电话	(0791)88504319
编辑部电话	(0791)88595397
发行部电话	(0791)88517295
网 址	www.juacp.com
印 刷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270 千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93-1444-7
定 价	19.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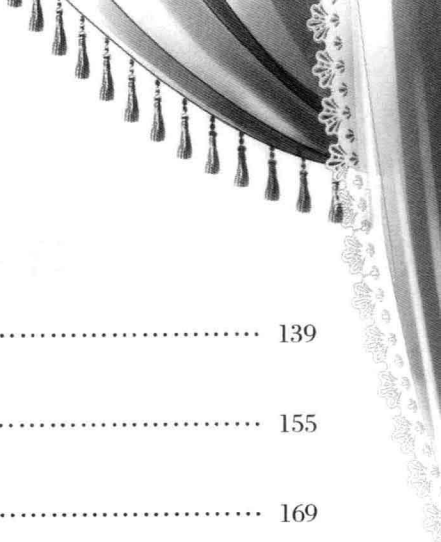
赣版权登字—07—2012—90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您好,法官大人	001
第二章	和法官大人同居的日子	015
第三章	邻居是大神	027
第四章	两攻相遇,必有一受	041
第五章	大神的诅咒	055
第六章	劫色贫尼反被劫色	069
第七章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083
第八章	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	097
第九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	111
第十章	到底谁是谁的小三	127



第十一章	
山下的女人是老虎	139
第十二章	
Hole in one	155
第十三章	
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169
第十四章	
两个女人和两个男人	183
第十五章	
一山不容二虎	197
第十六章	
所谓甜蜜芳邻	211
第十七章	
当炮灰也不容易啊	225
第十八章	
小别不胜新婚	239
第十九章	
这百转千回的命运	253
第二十章	
瞬间变成永恒	263



第一章

您好，法官大人

法官大人和普通市民没有什么话好说，意思意思来看了一眼之后就走人了。下午的时候来了个小保姆，一问才17岁，叫小红，说是安先生家的保姆，来照顾董懂，等董懂出院之后就离开安芷默的家。董懂问小红为啥要走，小红说，法官大人觉得董懂来了，就没必要再请保姆了。换句话说，董懂就成了保姆。



七月的太阳那叫一个火辣辣，董懂从空调大巴上往外望去，已经能够感觉到窗外一阵又一阵的热浪。

拿掉 MP4 的耳机，董懂带着好奇的目光打量着 S 市的一切。贴满了蓝色玻璃的高楼大厦，道路两旁整齐种着的阔叶树，江滨白色的栏杆为这座城市增添了那么一丝丝凉爽。邻座的大叔还在打瞌睡，呼噜声此起彼伏。

下午四点多，大巴广播传来车已到站的声音，董懂赶紧站起来，随着人流下了车，绕到后面去拿自己带的行李。当董懂拖着沉重的行李走出车站的时候，她发出一句叹息：“啊，人流真可怕！”话音刚落，就有好几个计程车和三轮车司机抢着要载她去人流……不不，是载她摆脱车站出口处的人流。她一边在心里感叹着 S 市人民真热情，一边问：“是免费的么？”

几个原本热情的大叔一下子冷淡下来，对她翻了翻白眼，拍拍屁股又去争抢别的客人了。被晾在一边的董懂无比委屈，怎么这年头的人都这么势利呢？虽然改革开放之后都市场经济了，可是做人不带这样只认钱的呀，偶尔免费载我一下又不会死。

董懂拿出手机翻看刚才那个素未谋面的表哥发来的短信，上面有他的地址。董懂想起自己在车上接到的那个电话——事情是这样的，董懂昏昏欲睡的时候，手机在口袋里叽里呱啦地响了起来，邻座的大叔很不满地瞟了她一眼，带着一种忧郁得蛋疼的眼神显摆了一下他的铃声——《套马杆》！

董懂掏出手机一看，上面的来电显示是：安芷默表哥。她小心翼翼接起：“喂？安表哥好。”安芷默表哥，顾名思义，这个人的妈妈和董懂的妈妈是姐妹，而且是双胞胎姐妹。他的妈妈叫谢婕，董懂的妈妈叫谢妤。可是，谢妤早已经和谢家断绝关系了，因为年轻的时候不顾家里劝阻，嫁给了穷小子董和胜，也就是董懂的爸爸。谢婕的丈夫安惟是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却不能生育，安芷默是安惟的哥哥安怀的小儿子，小时候过继给了安惟，说起来安芷默和董懂其实没有血缘关系。安芷默现在是 S 市位于海阳区的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法官。





是法官大人呀!!

从小见了警察，双腿就不住发抖的董懂如今要去这位法官哥哥家借住，以便复习考国家公务员。法官，这个可不得了，据说要通过号称国家最难的两个考试，那就是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这样的人，该是怎样一个神奇的所在呀……董懂脑海中浮现了一个带着厚瓶底黑框眼镜，唇上留着鲁迅先生一样隶体“一”字型胡子，带着白色方便面假发的严肃男子，左手持天平，右手一拍惊堂木，尖着声音喊：“狗头铡伺候！”

手机另一头静静的，忽然传来一个极为好听甚至可以堪比动漫男主角配音的嗓音：“董懂，是吗？我马上要审一个案子，待会儿把我家的地址发给你，你直接过去。”利落的、标准的、干净的、冷清的、但不容一丝一毫拒绝的……普通话。

董懂心想，哈？就把我晾在家门口了？万一有犯罪分子打击报复你，把我捉走了又打又骂的，临了才知道我只不过是借住的可怜女娃，那我不是亏大发了？能申请国家赔偿否？心里虽有腹诽，可是嘴上却假装乖巧：“好的，我一定照办。”

几分钟后，邻座大叔放完了他引以为傲的铃声《套马杆》，安芷默的短信来了，写着地址：海阳区御枫世纪5幢606。

六月六，六月六，六月六啊六月六！董懂看见地址的一刹那，脑海中就浮现这么个变态地扭着屁股的小人。

董懂继续拖着行李往前走，满头大汗，拦到了一辆计程车。司机问她去哪里，她就把地址给他看了。司机大叔操着一口地方口音跟她说什么这个地方怎么怎么地，董懂听不太懂，交流了好几遍，最后无奈下了车。

我靠！董懂爆了一句粗口，更加汗流浹背。要问她这么大热天为啥不戴顶帽子，那是因为董懂有个秘密，那就是……她的头比一般人大，经常别的小朋友能戴的帽子，她就戴不进去，所以从小就被人家叫作董大头。长大之后烫了蓬松的长卷发，掩盖一下她的大头，这样就几乎没有人发现她头大了，至今，头大戴不了帽子一直是她的秘密。

这时，从车站涌出来另一拨人流，很多是上了年纪的大妈。她们的领头人用扩音喇叭说要去什么寺烧香吃素斋。一听要烧香，董懂的耳朵就竖起来了，她们一家人都是信佛的，她在大学里还选修了佛教课，初来S市，先去寺里烧个香再去表哥家吧，反正去了也是被晾在外面。

董懂偷偷跟在大妈们后面，鬼鬼祟祟上了公车，又转了一趟车，来到一座





山前。

这座山前写着三个大字：清流山。董懂竖起拇指夸道：好山！好山！

一个足以练无敌风火轮的阶梯直通一座寺院，董懂把行李寄放在游客储物处，气喘吁吁外加娇喘连连地跟着大妈们爬上去之后，见大妈们个个精神抖擞，好像吃了钙 X 钙一样，还是一片顶过去五片的那种，董懂娇羞地惭愧了。

这时，寺门口写着三个大字：清禅寺。董懂竖起拇指夸道：好寺！好寺！

这时，从寺里走出几个十五六岁的小和尚，白皙的脸庞，乌溜溜的眼珠，红润的小嘴，董懂竖起拇指夸道：好嫩！好嫩！话音刚落，董懂立刻捂住自己的嘴，哎呀呀呀，露出狐狸的尾巴了，不行的呀，我不是用有色的目光，而是带着文艺和虔诚的目光来欣赏正太和尚的呀。

董懂买了门票又买了一把香就进去了，圣洁的檀香味和婉转的佛教音乐起到了净化人心的作用。董懂拜拜这个，拜拜那个，许的愿望是一样的：拜托让我的头小一点吧……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一个三岁小女孩跟着一个大妈（可能是她奶奶）来上香，娇娇地念着歌谣。被这个歌谣惊悚到的董懂愤恨地向小女孩投去恶狠狠的一瞪，小女孩娇躯一颤，哇地大哭起来。

董懂拿着剩下的香，去了主殿，再次向着如来许愿让自己的头小一点，至少可以戴个帽子。（如来：我的头比你还大呢，烫着非洲小卷都掩饰不了，哪顾得上你！）

董懂站起来之后，看见别人都往一个红箱子里投钱，不不，这应该叫布施。董懂想起自己身上的零钱刚才坐车都用完了，只剩 50 元和 100 元的，呀，自己居然穷得只剩下钱了，罪过啊！董懂转身想走，只听身后一个如同山间清泉一样清冽的嗓音说：“施主，舍些布施吧，四五百都行。”

董懂随即转身，看见佛像前站着个清秀非常的年轻和尚，双手合十而立，高高的个子，光洁的额头，干干净净的青色僧袍。黛色上扬的眉下，一双眼角微微上挑的眼睛，连双眼皮弧度都随之上挑了一点。高高的鼻梁下，厚薄适中的唇抿成一个微笑的弧度，下唇比上唇厚一些，闪着粉色的丰润光泽。略尖的下巴使他整张白皙的脸显得立体而清瘦，配合着他出众的五官，形成一种让人过目不忘的清俊。

当和尚，可惜了……

董懂从他的脸上收回自己的目光，嘿嘿笑了一下，说：“没带那么多钱啊。”





帅和尚笑容更深了，脸颊边浮现出两个小梨涡：“可以刷卡。”

目光痴呆的董懂看向布施箱的右边，一个刷卡器赫然横躺在那里！

和尚也与时俱进了哈……董懂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虽然她知道在和尚眼里啥都是身外之物，尤其是钱。但是，如果你连钱都没了，你可就真的没身外之物了——国家说了，裸奔是犯法的呀。

“这位高僧可否赐教下法号？”董懂也双手合十道。

“贫僧法号观远。”帅和尚习惯性地略鞠一躬。

董懂的目光就奔着人家腰部曲线去了，直勾勾的，一会儿也双手合十鞠躬，不禁报上了自己的QQ昵称：“啊，贫尼法号劫色。”

观远愣住了，定定地看着她，董懂哈哈大笑，花枝乱颤。只见一层红霞爬上观远的脸颊，然后风中凌乱了——她调戏和尚了，罪过呀。董懂深感罪孽深重，甚至感觉肚子都隐隐作痛。跟一群女人开玩笑开习惯了，居然连和尚都调戏了，善哉善哉。

正要灰溜溜趁观远脸红的时候溜走，董懂就真的感觉肚子一阵剧痛。

救护车呜哇呜哇的声音一直在董懂耳边萦绕不去，刺鼻的酒精味道让人闻了就一直心惊胆战。铁质器械碰撞的声音，男男女女轻声交谈的声音……当董懂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穿着病号服，挂着吊瓶，掀起衣服一看，肚子上贴了一块厚厚的纱布。

“哎呀呀呀我的肾！”董懂想起网络上流传的盗肾团伙，通常是把人弄晕了之后就把人家的肾偷走。虽然好友张茜一直强调不可能有那样的团伙能实行这么精密的外科手术，但是董懂还是华丽丽地被吓到了。

护士告诉董懂，你得的是急性阑尾炎，刚刚做完手术，不要乱动。听护士说，一般人刚做完手术就醒了，她愣是睡了好几个钟头，而且戴无菌帽的时候，普通号的戴不下去，换了大号的，“没想到你这姑娘的头看上去不大，实际还挺大的啊”——完了，真是报应啊，一来S市就被人发现脑袋大了。

董懂看了一下墙上的钟，晚上9点了，就这么几个小时，她的肚子就被破开，一段肠子就这样被人拿着剪刀咔嚓掉了，这是为毛，为毛啊。董懂想起来了，因为她当着如来佛祖的面调戏了一个叫观远的和尚，之后就遭到了严厉的惩罚！想到这里，她胆儿颤颤：医生，真的只是割了一段肠子吗？胸部呢？她赶忙伸手摸摸，啊，软软的，还在。（汗……）

她随身的包护士也交给她了，说是和尚们一起送上救护车的，而且背着



她下山等救护车的和尚貌似就是观远，因为据护士说，那个和尚长得还不错。董懂一边感恩观远的大恩大德，一边阴暗地翻看着自己包里的钱包、手机还在不在。手机显示有一个未接电话，是安芷默打来的。

董懂回拨过去，响了大概三声，手机被接起，然后是一声不紧不慢的：“喂？”

“安表哥，我住院了。”她可怜兮兮地说。

“怎么回事？”安芷默的语气还是平平淡淡，不见一丝焦急，这让董懂很不满，我都住院了，你怎么说话还这么顺溜，至少也该惊慌一下，语速微微加快些。

“我……”还是省去调戏和尚被惩罚这一段吧，“急性阑尾炎发作，刚刚才从麻醉中醒过来。”

“哪个医院。”平静无波，连问句的句末都不带语气上扬的。

董懂看了一下病号服，“呃……协和医院住院部。”

“具体床位。”法官大人，我怎么越听越像自己在法庭上交代犯罪经过啊——董懂泪ing，挣扎着看了看，“211，16号A床。”

法官大人“嗯”了一声，就没再说话，董懂等了几秒，试探道：“那么，我就挂了？”

“再见。”法官大人挂了电话，董懂终于泪流满面了。

麻醉过了之后，刀口开始有点疼，董懂好几次想伸手进去摸一下，但是害怕感染之后肚子烂掉，落得个“肠穿肚烂”的下场，终究不敢用手去碰。睡了一个晚上，董懂感觉好些了，就是不能吃饭，肚子空空的一直在叫。

医院规定早晨9点是医生巡房时间，9点半以后家属才能来探望病人。董懂从9点半就一直望着门口，去上个厕所都小小心心的，生怕安芷默来了之后自己不在。可是一直等到11点，都不见安芷默的身影。期间，一个大妈来探望左边隔壁床的另一个大妈，一个年轻的女人来探望右边床位的女孩子，还来了一个大叔，一开始董懂以为这一定就是安芷默了，虽然大叔的相貌和手机里富有磁性的声音相距万里，但是董懂知道，声音和相貌往往是成不了正比的，你看日本声优就知道了。可惜，这个大叔并不是安芷默。

11点半，董懂万念俱灰了，脸色苍白地倒在枕头上，开始想念妈妈亲切的嗓音，爸爸圆圆的脸和大大的头，顺便咬牙切齿地问候安芷默他隔壁的。左边隔壁床的大妈观察她好久了，终于忍不住关心她：“大妹子，咋一个人呢？”



“呃……我……”董懂小媳妇一样垂着头，无精打采。

“你家里人咋不过来看一下？你是一个人在这杵？”大妈有着东北人的豪放和热情，立马就拿了几个苹果放在床头柜上，说要给董懂吃。原来这个大妈是隔壁床大妈的邻居，买完菜回家就顺便过来看一下。

真是远亲不如近邻啊……董懂感叹道，说自己刚来 S 市，没什么亲戚，就一个表哥，工作忙，没时间。大妈一听就撇嘴了，“表哥也是亲戚不是？妹妹住院了都不来看看，忒没良心了。”董懂那个热泪盈眶啊，大妈你说出了一直藏在我心头的话呀，她赶紧点头，压根儿没发现自己身后的椅子上刚刚坐下一个人……年轻男人。

于是乎，董懂壮怀激烈了，滔滔不绝了，一发不可收拾了，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了：“我昨天下车的时候也没有人来接我，突然阑尾炎了也是别人帮我叫的救护车，今儿个早上一醒来就冷冷清清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孤苦伶仃，举目无亲……”

“哎哟，这可怜见的。”两个大妈都露出了慈悲的神情，于是，床头柜上又多了几根香蕉。两个大妈和董懂组成了“三个女人一台戏”，你一言我一语说着社会的人情冷暖，不时发出一声声惊叹和哀叹——

“啥子？你家表哥是法官？哎哟那老多钱了，拿国家工资的，加上人家给的贿赂，一个月好几万哪！”“可不是咋地。年头，我一姐妹的朋友的同学的儿子聚众打架把一个人给打死了，塞了十万块钱给那个主审法官，才勉强保住小命，判了十年。”

“黑！太黑了！官官相护，见钱眼开，这些法官就应该被双……双什么来着？那个词叫双什么？”董懂一时头脑短路，明明前几天还在某论坛上看见这个词的。

“双规。”身后一个人说。

“对对，就是双规！”董懂兴奋地拍了一下手，转身想去邀请身后的人一起加入她们这场关于加大纪检力度的讨论。刚转过身去，她就傻了。

一个穿着黑色翻领 T 恤的年轻男人好整以暇地坐在椅子上，双腿交叠，一手随意地搭在椅背上，另一手自然地放在膝盖上，一双眼睛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跟董懂对视，内双。刘海很短，发色乌黑而有光泽，同时具备时下帅哥的几大特征：有型的浓眉、浓密的睫毛、高挺的鼻梁和略显寡情的薄唇。这个年轻男人跟时下帅哥不同的是，他的眼角并不上挑，即使跟人对视，也显得很漫不经心和慵懒，略昂起的下巴和半垂的眼睑又使他带了一点清高。如果说



实在要挑缺点，那就是他右手臂上有个像是烟烫过的圆形旧疤痕，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弄伤的。

总之，这是一个虽然看着是一种享受但你绝不敢随便轻慢的男人。

男人的眉微微一挑，脸上没有一丝自我介绍时该有的笑容，“我是安芷默。”

安芷默极为简短地介绍完之后，清楚地看见董懂的脸戏剧性地抽了两下，具体地说是位于右边颧骨上的那块肌肉抽了两下，这种表情安芷默从来没有在正常人脸上见过，哦，正常人的意思是非动画片中的人。

董懂咽了一口口水，佛祖啊，你为毛又惩罚我了呀，我咋地就当着一个法官的面提“双规”的事，这无异于当着一个即将要跳楼的人的面，告诉他，你出门的时候裤子拉链忘记拉上了。

妈妈说这个表哥比她大很多，她就以为人家一定四十岁了，而忽略了人家的妈妈和自己的妈妈是双胞胎姐妹，就算过继，也不会过继一个只比自己小5岁的儿子吧？大很多，究竟是个什么概念？究竟大多少？

两个人对视着……

看着安芷默的脸，董懂把年龄上限从四十岁以上降到三十岁以下，然而又不好学着贾宝玉初见林黛玉时那样亲切地拉着人家的手问：“大兄弟，几岁啦？在哪里上的学？平时都吃什么药？”（该吃药的是你吧）

安芷默望着脸色有些苍白的董懂，她一头蓬松的卷发，长及腰部，脸有点圆，眼睛也是圆的，还有深深的双眼皮，睫毛不长却很密。她的眉眼和谢婕很像，这可能是因为她们母亲谢妤和谢婕是双胞胎的缘故。病号服穿在她身上很不合适，太大了，松垮垮的，显得头有点大。（董懂不知道她脑袋大的秘密又被人看穿了）他前几天接到母亲谢婕的电话，说表妹董懂要到S市复习考国家公务员，借住在他家，以便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随时问他。省会也有考点，而董懂的家就在那里，来S市考公务员明摆着舍近求远，其中的原因，谢婕说董懂在位于省会的大学里出了点事情，不方便再住在省会，至于是什么事，谢婕说跟违法犯罪无关，让安芷默不要去打探女孩子家的秘密。安芷默心想，我没有那个兴趣以及时间。

法官大人和普通市民没有什么话好说，意思意思来看了一眼之后就走人了。下午的时候来了个小保姆，一问才17岁，叫小红，说是安先生家的保姆，来照顾董懂的，等董懂出院之后就离开安芷默的家。董懂问小红为啥要走，小红说，法官大人觉得董懂来了，就没必要再请保姆了。换句话说，董懂就成了



保姆。

佛祖，你咋地就一直惩罚我捏？董懂悲催了。

总的来说，小保姆对于要离开安芷默的家还是很不舍的，说了安芷默很多好话，说他虽然为人比较严肃无趣，但是往那儿一坐，就是件赏心悦目的艺术品，让17岁的小红情窦初开，以后自己虽然不能找到一个像安先生这样的丈夫，但是也要按着安先生的标准去找。总体来说他是个好人，是个好人……

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的小红认为，这个形容词已经是自己对别人最高的评价了，虽然在安先生家才做了三个月不到，但是，安先生是所有雇主中最好的，不会对她动手动脚、不会调戏她、更不会找茬扣她微薄的收入，出去应酬的时候还会带几个几乎没怎么动过的菜回来给她，让她第一次吃到了以前怎么也不敢想的海参和鱼翅。

然而，思想没有那么单纯的董懂却听出来了，几乎没怎么动过的海参和鱼翅……啧啧，公款吃喝真浪费。

第二天董懂可以吃东西了，小红就带了比较清淡的粥给她，董懂饶有兴趣地问安芷默的口味，小保姆说他不怎么挑食，除了苦瓜之类会苦的东西不吃，其他都可以。董懂就跟小红分享了一下怎么处理苦瓜才不会苦的经验，小红华丽丽惊艳了，说：你还会做菜啊，我遇到的城市里的女孩子都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

董懂被夸奖了，娇羞了，还虚伪地乱谦虚了几句。当晚，董懂就忍不住给亲生哥哥打了电话，告诉他自己虽然住院很无聊，可是，被夸奖之后心情很不错。

快出院的时候安芷默又来了一次，好像是刚刚下班的样子，制服没换下来。董懂看着他胸口很像国徽的法院标志徽章，彻底傻掉了，双腿不由自主一阵乱抖，病房里谈笑风生的家属们也都对着徽章肃然了，瞬间一片寂静，只能说——国家制服的气场很强大很强大。

问了一句什么时候出院，再意思意思说了句好好养身体之类的话，日理万机的法官大人又匆匆告别，投入到维护我国法律法规、依法审判的工作中去了。

带着崇敬的目光送走安芷默，董懂的手机滴滴叫了两声，有短信。董懂看了一眼，上面是一组没有记录在电话本里的手机号，但只看了这么一眼，董懂原本轻松的表情变得很复杂。这个手机号是宋望合的，虽然已经删除了很久，但却忘不掉的。

接到宋望合的短信，让董懂的心雀跃了一下，虽然她决意要断得很干净。





可是自己终究骗不了自己，否则，为什么看见宋望合的号码，她就如此……欣喜而又忧伤。是的，她也是会忧伤的。

打开短信箱，小心地按了“查看”，宋望合本来就不是个喜欢发短信的人，所以他的短信字数很少：“你在哪里？”

我在一个离你很远的地方，而且我再也不会走近你。董懂删了短信，没有回复。她不是矫情的人，决意要断的感情，即使自己心里也有不舍，甚至不甘，可是她定不会一直错下去。

刚放下手机，短信音就再次想起。怎么了宋望合，你怎么变得这么难缠？董懂坦然拿起手机，却看见发来短信的是舍友薛婷。她的眉头不禁一皱，翻了个白眼，只见短信上写着：“这周的章节呢？一放假你就不遵守约定了？我随时准备把你跟宋老师的事情告诉所有认识你们的人。”

薛婷，你可以再卑鄙一点！董懂握紧拳头，身子微微发抖，眼泪就要冒出来。算了，别哭，佛祖又惩罚我呢……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调戏和尚——董懂从枕头底下拿出笔记本电脑，这几天一直没有用过，应该能坚持把一章写完吧……

渐渐愈合的伤口很痒，坚持写小说有点难受。好在有内容的大纲，一章三千字左右，董懂花了三个小时才写完。写小说真的是一件蛮辛苦的事情，以前出自爱好，一天写一万字都不觉得累，现在好像在履行什么职责，不再有激情。更何况，写的小说发表出来，用的还不是自己的名字。

笔记本终于没有电了。

这时候望着窗外的不那么强烈的太阳，董懂觉得世界上没有比自己更加苦情的人了。薛婷的短信又来了，直接就是一句：“你好了没有？读者一直在催了。”董懂回复：“我住院了，现在没有网络，我找人帮忙一下。”“借口。我不管，今晚12点以前发过来。”薛婷回道。

董懂发了一会儿呆，使劲拍拍自己的脸，给安芷默发了个短信：“安表哥，你好。能麻烦你个事么？”短信刚发出去，安芷默就打电话过来，依旧是用一种很冷清的语调问：“什么事？”

“我笔记本里有个文件要发，可是现在没电了，能不能麻烦你过来把我的本本带回去充电，顺便把那个文件发出去？”董懂觉得自己真是太有礼貌了，同样是哥哥，对自己的亲哥就能喋喋不休，对没有血缘关系的表哥就要这般恭敬。

“什么性质的文件？”好了，法官开始审案了……



“一份 WORD 文档，只有 30KB，拥护祖国拥护党，虽然有七情六欲，但是绝对不是色情暴力。”董懂联想到那充满震慑性的法院徽章，不禁又是虎躯一震。

“可以。”法官大人批准了。

董懂放下心来，耐心等待着安芷默。下班时间过了大概半小时，安芷默来了，仍旧是那套法院制服，穿在他身上格外合身，董懂偷偷瞄了好几眼，才看清楚法院徽章究竟长什么样——总之很气派，跟法律一样，神圣不可侵犯。

董懂写了文件的位置和薛婷的邮箱，双手呈了上去。安芷默接过纸片，利落地放进上衣口袋，接着提起笔记本包，没有一丝多余的动作，望着董懂，“还有事吗？”董懂立马摇头。

安芷默转身走到病房门口，忽然停了下来：“董懂。”

“有！”董懂大声喊道。

“明天出院，我来接你。”安芷默偏头瞥了她一眼，慢慢消失在门口，走廊里回荡着他沉稳的脚步声。

董懂在安芷默走了 5 分钟之后，才杯具地想起自己的行李可能还在清流的旅客物品存放处，快一个星期了，不知道有没有被人拿走……杯具啊，那里面是她的一些衣物，还有考试需要的教材，虽说都不贵重，可如果被人拿走了，就很麻烦的。后天自己偷偷出门去拿好了，顺便瞧瞧那个和尚去……造孽啊，我咋地就被惩罚到了今天！

话说安芷默回家之后，小红已经把饭菜准备好了，还拨出一些准备给董懂送去。小红出门后，安芷默慢条斯理吃完了晚饭，打开自己的公文包，里面有一个装着小红这个月工资的信封。本来小红一个月工资是一千，因为董懂要来，所以就辞退了她，于是，安芷默又多给了她一个月的工资……其实小安安真的是个好人撒。啥？原因？安芷默不习惯家里一下子住两个女人，他喜欢安静，女人，一个就足够了……（这话说的）

安芷默把信封放进小红收拾好的行李里，明天小红就要走了，去中介公司等待下一个雇主。

将董懂的笔记本插上电，安芷默翻出自己的 U 盘，按照董懂说的做了，打开她所谓的“拥护祖国拥护党”的文档，安芷默随便看了两眼，发现那是小说的一个章节，原来她写小说……不过，怎么这个小说看起来这么……猥琐，分明就是一个不咋地的女的 YY 好几个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美男。

安芷默关了邮箱网页，得出一个结论：当今社会发展大局下，年轻一代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待提升，须大力引导、规范并加以约束。

已经被定格为三观不正的董懂还全然不知地和隔壁床位的大妈聊着如何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制度，如何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坚持贯彻毛主席当年提出的“两个务必”。

出院那天，恰好是星期六。董懂和隔壁床的大妈相处得很好了，董懂收拾东西的时候，大妈眼泪花花的，说什么此去就不知道此生还能不能见面。董懂也殷切地拉着大妈的手，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忧伤的文艺女青年，说：“施主，有缘自会相见，更何况，到了2012年，谁又能见得了谁。这世界，谁离了谁，还不是一样活着。只是，人生若只如初见，在时过境迁之后，只叹息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大妈虽听不太懂，但仍旧感伤得就好比那个总是45度仰望天空的苍白男子，马上泪流满面了。

而这一幕，恰恰被刚刚进门的安芷默看得一清二楚，那一刻，安芷默终于理解了网上一直有人提起的一个词语：风中凌乱。

董懂穿着自己被送进医院时穿的那套衣服，草绿色的T恤加米色的休闲短裤，光着脚穿着一双网上淘来的匡威布鞋，仿的。话说那家店仿得极像，匡威的所有布鞋他们都有售，非专业人士压根儿看不出来那布鞋是假的。那家店的名字叫……算了，不告诉你们。

当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自己面前的时候，董懂眼睛亮了，奥迪A8！什么叫官二代？什么叫高富帅？什么叫吃皇粮的？就是跟普通老百姓不一样啊……不一样。她爸妈存了这么多年的钱，好不容易才买了一套一百平米的房子，每个月还要交两千五的房贷，还要连续交10多年。

车，我家也有！董懂挑挑眉毛。而且还有三辆！董懂又挑挑眉毛……不过都是自行车，董懂叹了一口气。

坐在副驾驶座上，董懂吹着空调，闻着车里清幽的香水味，不禁发出感叹：“如果有一天，我爸爸告诉我，其实他比比尔·盖茨还有钱那就好啦，那时候我应该跟他说些什么才好呢……”

刚好遇见红灯的安芷默从容地停下车，偏头看着一脸憧憬的董懂，眼睛忽闪忽闪的，眉毛一挑一挑，还一阵乱扭。安芷默微微思考了一下董懂刚才自己问自己的问题——如果她爸爸告诉她其实他比比尔·盖茨还有钱，那时候她应该跟他说些什么才好——然后用平静的语调给了她一个答案：“该吃药了……”

安氏梦想剧场：一天，董懂的爸爸董和胜神秘地拉过董懂说：“其实呀，爸

